

與僂狡猶愕眙而不敢階攀井幹而未半日眴轉而意迷舍櫺
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覓况况目失度巡回涂而下低既懲
懼於登望降周流目彷彿步甬道目紫紆又杳窅而不見陽排
飛閣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
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嶺嶺濫瀛洲與方壺
蓬萊起庠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嵬金石崢嶸
抗僂掌巨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壘之混濁鮮灑氣之清英
騁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虛斯庭
實列僂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爾迺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庫
上囿因茲巨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
驅獸毛羣內闢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
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罟罔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而

興平縣志卷十二

八

星羅雲布於是乘鑿與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鄧
鎬歷上蘭六師發冒百獸駭殫震震焮焮雷奔電激艸木塗地
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迺劫怒而少息爾迺期門吹飛劍刃
鑽鏃要跌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不再控矢無
單殺中必疊雙颺颺紛紛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
赤勇士厲發抗失木射狼懾鼠爾迺移師趨險竝蹈潛穢窮虎
奔突狂兇觸蹙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擒僂狡扼猛噬脫角挫脰
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羣曳象熊起迴壑越峻崖蹙巉
巖鉅石墮松栢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迺登
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樹覽山川之體執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
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
輕騎行以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饗賜畢勞逸

齊大輅鳴鸞容與回集摩豫草之宇臨庫昆明之池左牽牛
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樹蔭蔚芳艸被堤蘭蕙發色擘擘
猗猗若摛錦布繡燭耀庫其波元鶴白鷺黃鸝鸚鵡鴉鴉鴉
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
乘輦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繡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浮
權女謳鼓吹震葦激越管厲天鳥羣翔魚闕淵招白閣下雙鶴
揄文竿出比目撫鴻幢御增繳方舟並登仰極樂遂風舉雲
搖浮遊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嶷東薄河華西涉歧雍宮館所
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
所用採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
相屬國籍十世之墓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
疇之吹畝商修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繁庫隱隱各得

興平縣志卷十二

九

其所若臣者徒觀迹庫舊墟閱之庫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
故不能徧舉也主人喟然而歎曰痛庫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
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誠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略大漢之云
爲庫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巨登皇極絲數葦而創萬世蓋
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計
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執而獻其說蕭公權宜曰拓其制時豈
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吾子嘗不謂是略顧耀後嗣之末造
不亦閭庫今將語子曰建武之理承平之事監庫秦清曰變子
之或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
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堅無完樞邪罔遺室原野厥人之肉川
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來未之或紀也故下
民號而上想上帝懷而降鑒致命於聖皇於是聖皇迺握乾符

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
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
化之靈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
疆宇勳兼庠在昔事勤庠三五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理近
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
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廼處義氏
之所自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
所自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廼湯武之所自昭王業
也遷都改邑有殷宗寧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
焉不階尺土一人之祠同符厚高祖克已復禮日奉終始允恭
庠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庠世宗案六經而校德妙古
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
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衰龍之法服敷鴻藻信景樂揚世廟
正子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廼動大路遵皇衢省方
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日燭幽然後增
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
之極是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
外則因原野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日潛魚豐圃草日
毓獸制同庠梁騶義合庠靈囿若廼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日
講武則必臨之日王制考之日風雅歷騶虞覽駟職嘉車攻采
吉日禮官正儀乘輿廼出於是發鯨魚鑿鐘登玉輅乘時龍
鳳蓋颯颯和鸞玲瓏天官景從宸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
雨師沈澍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雲
羽旄埽電旌旗拂天焱焱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吹野燎山

日月為之奪明邱陵為之搖震遂集庠中圍陳師案屯駢部
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呂命三驅輕車電發馳
騎電驚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鸞不詭遇飛未及及翔
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及般殺不盡物馬踞餘
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軍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
懷百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庠
乾坤參象庠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盡河源東
澹海潛北動幽崖南趨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
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警水慄奔走而來賓遂殺哀牢
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
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廼盛禮樂供帳置庠雲龍之庭
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廼食舉雍徹奏樂陳金
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擘攄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
韶武備大古畢四夷閒奏德廣所及伶侏兜離罔不具集萬樂
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煙燭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
遂退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庠膏澤懼其侈心之將
萌而怠於東作也廼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
大素去後宮之麗飾捐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
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
器用陶匏服尚素元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
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
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日
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

蹈德詠仁登降飲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元德謙言宏說咸
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序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
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虛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
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虛土
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泰領九嶷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
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
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
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
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
人之辭未終西都賓豐然失容逡巡降階僕然意下捧手欲辭
主人曰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適稱曰美哉此詩

西京雜記卷十二

七

義正序揚雄事實序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遭遇序斯時也
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
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呂其職猗與緝熙
允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
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
永觀厥成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
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溱溱庶卉蕩蕩屢惟豐年
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泉兮獻浮雲寶鼎見兮色紛

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登時利兮奮翹
英容繁朗兮於淳精章皇德兮準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及爾
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
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
渥固自呂二世才術位不遇即威東方朔揚雄自論呂不遺蘇
張范蔡之時作賓戲呂自通焉後遷元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
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軍于遣使貢獻求
欲和親詔問諸儒僚議者或曰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
徒曰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呂安其離叛今若遣使
恐失南慮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
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無夷狄九事匈奴緩御之方其塗不

西京雜記卷十二

三

一或修文呂和之或用武呂征之或卑下呂就之或臣服而致
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
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遇暫
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
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呂此而推
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關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
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呂兵威此誠國家通
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
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
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向逆詐示
猜孤其善意虛絕之未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使北虜稍緩
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遊且

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曰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
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
氤氳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人主五德
初始同庠草昧元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
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釋者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
莫厚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
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曰冠德卓蹤者莫崇庠陶
唐陶唐舍膺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
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
災孽懸象暗而恒支垂藝倫敦而舊章缺故先命元聖使綴學
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
雖前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福矣是曰高光二聖辰居其
域時至氣動迺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
雷動電燦胡縉莽分不蒞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
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揚之容蓋曰膺當
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云爾
洋洋庠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
其曠可探也竝開述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曰伯
方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至庠
三五華夏京遷鑄毫遂自北面虎離其師章滅天邑是故義士
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懋德不其然與然猶於穆猗那翁純
敷釋曰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
庠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
不渝爾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測其源迺先聖虞育夏甄

興平縣志卷十二

五

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
幽仁風翔庠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懸亡迥而不泯微胡瑣而不
曠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
漢不宏厥道至庠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彙亾性
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
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迺始虔恭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
敢論制作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理官儒林屯
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迺慈歟於是三
事獄牧之儉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
躬奉天經惇睦變章之化洽巡蒞黎蒸懷保鯨寡之惠浹燔瘞
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曰鳳皇承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
毛宗於外面擾縉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香零於
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迺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
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庠方州羨溢庠要荒昔姬
有素雉朱鳥元秬黃髮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
哦哦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事懷之福亦曰龍靈文武貽燕後
昆覆曰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若然受之宜亦勤為致力
曰充厥道啟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曰流其占夫圖書元
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乎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
也順命曰制制定性曰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
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庠伊
考自邃古迺時茲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
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罔已垂精游神包舉
藝文屢訪羣儒論咨故老與之庠斟酌道之淵源看覈仁義之

興平縣志卷十二

五

林敷呂望元符之臻焉既成羣后之謙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耕萬嗣揚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庶丕天之六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回後呂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呂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憲後修葺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於北庭固至私渠為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于其車騎吏推墮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呂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竇戲應識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書

漢書

卷

漢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呂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問庠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呂養老母帝廼除超為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超為假司馬將兵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曰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

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庠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未萌況已著邪廼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虜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廼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目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夜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匪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

漢書

卷

漢

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廼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餘人悉燒死明日廼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邑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揀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虜恂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曰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庠今超為軍司馬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真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真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驕馬急來取曰祠我廣德廼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

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目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目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疎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兒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開道至疎勒去兒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因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兒題本匪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兒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兒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曰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兒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者曰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曰陳睦新沒恐超軍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奔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曰刀自到超還至干寘王侯目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廼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區平諸國迺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

興平縣志卷十二

六

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鈐刀一割之用辱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曰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曰步騎數百送之與諸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曰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閉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匪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勳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曰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曰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曰烏孫兵彊宜因其力迺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曰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曰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目下錦帛等物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匪曾參而

興平縣志卷十二

九

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迺切責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何言之陋也邑曰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匪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喚呂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迺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呂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迺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迺罷兵執忠呂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爲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迺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

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督軍士日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匪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迺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呂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迺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遠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呂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暭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此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匪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迺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迺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屬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迺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曰事告超超卽所之示不信用迺期太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

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况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抄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盡閉先帝深啓邊氓嬰難寇害通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賓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殺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端宿恥日報將士之讐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

興平縣志卷十二

三

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閒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竟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此日壽終而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目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匪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

興平縣志卷十二

三

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廼能行雖欲竭盡其力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莫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究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日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遺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迺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匪孝子順孫皆日罪過徒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

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呂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
至數年而西域反亂呂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
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
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
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
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呂勇為軍司馬與兄
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
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
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
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西域傳

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鄯
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隔絕西
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盛兼總百蠻呂逼障塞於
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曰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遣王
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呂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
匈奴負強驍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
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廼命虎臣出征西役故匈奴遠遁邊境得
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
國備其遺租高其價真嚴巨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
漢其路無從前所曰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
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
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

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虐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
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
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
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
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目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
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
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
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
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目招附
其心思目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蔡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
曰朝廷前所目棄西域者目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
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西域傳

害庫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目其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
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目要新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
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執與歸其府藏續其
斷臂哉今置校尉目扞撫西域設長史目招懷諸國若棄而不
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
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徵矣今不聞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
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人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
校尉則西域路驛遣使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
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目西
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焉可矣如其不然則因
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目動緣邊是為富仇讐之財贖暴
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宜威布德目業諸國內向之心目疑匈奴

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
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勞勞并力日寇并涼
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
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也
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
復日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
蘭日善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日
恩信白英廼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
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
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
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

興平縣志卷十二

漢

至索班沒處斬之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
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諸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
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噲衍王噶
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
斬之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
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
於是噲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
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
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
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
微功自贖遂先期至辭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
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

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日後期微下獄免後卒
於家

後漢書

興平縣志卷十二

漢

興平縣志卷十二終

列傳第四

興平縣志卷十三

魏尚

云敞

徐福

李尋

王嘉

唐生

魏尚傳唐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曰孝著

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

曰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唐

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曰唐曰臣大父在趙

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

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拊髀曰嗟嗟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

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

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獨亡閒處唐

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

昂上曰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曰知吾不能用廉頗李

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閭閻內者寡

人制之閭閻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養

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迺得盡其

知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曰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友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其後合

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迺用郭開譏卒誅李牧令顏聚代

之是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

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壹殺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曰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

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

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曰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

法必用愚曰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

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

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曰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

尉及郡國車士七漢書十年景帝立曰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

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迺唐子馮遂為郎遂

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史記 秦漢書魏尚 樓里人故錄此傳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

帝曰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曰平帝為成帝

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

子宇非莽屬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曰血塗

莽門若鬼神之戒冀曰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

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

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曰為惡人黨皆當禁固不

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

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

纓布表奏曰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

敞可輔職曰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

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徐福傳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

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曰必

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目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
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且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
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
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
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
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目
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
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燠頭爛額為上
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
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
之敗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
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目為郎

漢書卷一百一十三

三

漢書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堪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
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
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
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
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阮會之象其意曰為且有洪水為災迺說
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道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
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照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
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宮上
相上將皆顯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
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譏諛之言任佗佗之身身受大辱社
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
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

漢書卷一百一十三

四

漢書

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自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
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張輔庶幾可目保身命全子孫安國
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
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目制法度考禍福舉錯
詳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
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目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
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雉為桀
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
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明者重目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
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
風積雲又錯目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為孽繼
目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
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
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
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目大職諸
聞葺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
忠壞天文敗地理漏趨邪陰湛溺太陽為主結怨於民宜日時
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
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
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目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
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
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聞
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
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

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
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食
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比得名見亡日自效復特見延問
至誠自目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
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閒宿留警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
意目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
象著明莫大序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
君之表也故日將且清風發羣陰伏君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
出炎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
大臣奉公日將入專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
度晦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
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
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開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
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閉羞猶小
臣不知內事竊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日
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
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
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日貨財不可
私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
陰桀得作問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日執不軌臣聞月
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
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
北開者月數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
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

五

五

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
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
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
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
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
相留於奎婁當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叩
入天門上明堂質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
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
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伎巧依
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
堂不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
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
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
出於歲首之孟天所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
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第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
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日篤右陛下也宜深
自政治國故不可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加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開者春三月治
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
電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恐後有雷電之變夫日喜怒
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
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
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

六

六

四時嚴月令順之曰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曰順時氣臣聞五行曰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絡脉通偏黨失綱則漏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涌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開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曰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曰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闢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宏等不足言也宏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宏之屬虐故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曰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曰趨道士不孝養不可曰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乘四瀆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選賢良赦小過無求備曰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曰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

四書章句卷十三

七

禹死之後日日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曰輔聖德保帝位承大業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曰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曰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曰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懇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曰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曰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曰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感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曰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曰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曰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曰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曰謹告人也

四書章句卷十三

八

宜急改元易號迺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
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哀帝久寢疾幾
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
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
子也朕目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億子元元未有應天心
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
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
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
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
自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日
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
欲妄變政事大臣爭曰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

漢書卷十三

九

命宜退丞相御史曰解光李尋輔政上曰其言亡驗遂下賀良
等吏而下詔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
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曰永安國家朕
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日問
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道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
改是爲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
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
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
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徙敦煌郡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目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殿門失闌
免光祿勳於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爲長陵尉鴻嘉
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先趨遷大中大夫出爲

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爲大鴻臚徒京兆尹遷御史大
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爲
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
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
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曰
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曰教化行而
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
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
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
爲梁內史骨肉曰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
敞收殺之其家自寬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
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

漢書卷十三

十

三人會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曰
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
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曰下傳
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
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
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
增加成舉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
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
節死義曰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
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曰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
二千石尊重難危迺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
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

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目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學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迺求非所月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宏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目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撥去宋宏更言因董賢目聞欲目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

東平縣志卷十三

七

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迺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何何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迺加爵士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答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曰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所目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目切責公卿曰朕居位目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

侍案脈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鹿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目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目聞成伏厥辜書不云庫用德意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放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目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

東平縣志卷十三

七

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目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大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目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目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目私愛

書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目同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綿繡乘車席緣絺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始而駢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關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廼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買震動道路誰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莞而日賜賢二十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日為籌者策失之

與平縣志卷十三

三

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

賁之單貨財日富之損至尊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不可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

與平縣志卷十三

三

下聞之故不敢自劫愚謹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侯射宗伯鳳日為可許天子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願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營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上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迺發怒名嘉詣尚書責問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日相計除罪君日道德位在三公日總方畧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日自劫今又稱善相等云